

多情剑客无情剑

新版古龙全集

小李飞刀系列

古龙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下

多情剑客无情剑

下

小李飞刀系列

古龙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情剑客无情剑 / 古龙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1 .

(小李飞刀系列)

ISBN 7-80605-984-9

I. 多... II. 古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7651 号

小李飞刀系列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72.5 印张 20 插页 2449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80605-984-9/I·849

(共五册)定价: 1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10523)



古龙：为现代武侠小说“别开生面”的**重量级作家**，以**令人耳目一新**的**笔和意境**，**将武侠小说推向一个**新的**高峰**。**古龙的学写**，**永石不破**，**天惊当**代**武侠小说家**的**巨擘**。

【剑毒梅香】 【剑客行】

【苍穹神剑】 【湘妃剑】 【彩环曲】

【剑玄录】 【欢乐英雄】 【孤星传】

【情人箭】 【护花铃】 【血鹦鹉】

【七种武器】 【大旗英雄传】 【浣花洗剑录】

【圆月弯刀】 【风铃中的刀声】 【萧十一郎】

【白玉老虎】 【大地飞鹰】 【大人物】

【边城浪子】 【九月鹰飞】 【三少爷的剑】

【楚留香传奇系列】 【多情剑客无情剑】

【流星·蝴蝶·剑】 【陆小凤传奇系列】

【武林外史】 【绝代双骄】 【名剑风流】

古禮只為人慵，既立而漸，跌高
自如，變化多端，又如其人，且緩多
奇氣，惜英年早逝。余其古見書
年交好，且喜讀其書，今既不見其
人，又喜新作，深自惜。

金庸

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

第三十八回 祖 孙

秋风扑面，已有冬意。

残秋已残。

李寻欢的心境也正如这残秋般萧索。

“你留在这里，只有增加她的烦恼和痛苦……”

老人的话，似乎还在他耳边响着。

他也知道自己非但不该再见她，连想都不该想她。

他停下脚步，倚着一株枯树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等这阵咳嗽平息，他已决定不再想这些不应想的事。

幸好他还有许多别的事要想。

那老人不但是智者，也必定是位风尘异人，绝顶高手。世上无论什么事，他似乎都很少有不知道的。

但他的身份却实在太神秘。

他究竟是什么人？究竟隐藏了些什么？

孙驼子，李寻欢很佩服。

一个人若能在抹布和扫把间隐忍十五年，无论他是为了什么，都是值得人深深佩服的。

但他究竟是为了谁才这样做？

他们守护的究竟是什么？

至于孙小红——孙小红的心意，他怎会不知道？

但他却不能接受，也不敢接受。

总之，这一家人都充满了神秘，神秘得几乎已有些可怕……

山村。

山脚下，枫林里，高高挑起一面青布酒旗。

酒铺的名字很雅，有七个字：“停车爱醉枫林晚。”

只看这名字，李寻欢就已将醉了。

酒不醇，却很清，很冽，是山泉酿成的。

山泉由后山流到这里，清可见底，李寻欢知道沿着这道泉水走到后山，就可在一片梅林深处找到三五间精致的木屋。

阿飞和林仙儿就在那木屋里。

想到阿飞那英俊瘦削的脸，那明亮锐利的眼睛，那孤傲倔强的表情，李寻欢的血都似已沸腾了起来。

但最令人难以忘怀的，还是他那难得见到的笑容，透有他那颗隐藏在冰雪后的火热的心！

近乡情怯。

李寻欢此刻正有这种心情，没有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这里，到了这里，他反而像是有些不敢去看阿飞了。

他不知道阿飞这两年来已变成什么模样。

他不知道林仙儿这两年来是怎么样对待他的。

“她虽然像是天上的仙子，却专门带男人下地狱！”

阿飞是不是已落入地狱中了？

李寻欢不敢去想，他很了解阿飞，他知道像阿飞这种人，若为了爱情，是不惜活在地狱中的。

黄昏，又是黄昏。

小店中还没有燃灯。因为灯油并不便宜，而店里又没有别的客人。

李寻欢坐的位置，是这小店最阴暗的角落里。

这是他的习惯，因为坐在这种地方，他可以一眼就看到走进来的人，而别人却很难发现他。

但他却绝未想到第一个走进来的人竟是上官飞。

他一走进来就在最靠近门口的位置上坐下，眼睛一直瞪着门外，仿佛是在等人，神情竟显得有些焦急，有些紧张。

这和他往昔那种阴沉镇静的态度大不相同。

他等的显然是个很重要的人。而且他单身前来，未带随从，显见这约会非但很重要，而且很秘密。

在这种偏僻的山村，怎会有令他觉得重要的人物？

那么他等的是谁呢？

他到这里来，是不是和阿飞与林仙儿有关系。

李寻欢以手支额，将面目隐藏了起来。

其他他用不着这样做，上官飞也不会看到他。

上官飞的眼睛一直瞪着门口，根本就没有向别的地方看一眼。

天色更暗。

小店中终于点起了灯。

上官飞的神情显得更焦燥，更不安。

就在这时，已有两顶绿泥小轿停在门口，抬轿的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，崭新的蓝布衫裤，俐赶千层浪绑腿，搬尖洒鞋，腰上还系着根血红腰带，看来又威武，又神气。

第一顶小轿中已走下个十三四岁的红衣小姑娘，虽然还没有吸引男人的魅力，但纤腰一握，倒也楚楚动人。

上官飞刚拿起酒杯，突然放下。

这小姑娘剪秋水般的双瞳四下一转，已盈盈来到他面前，面靥上带着春花般的微笑，嫣然衿衿道：“公子久候了。”

上官飞目光闪动，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红衣小姑娘眼波又四下一转，悄声道：“停车爱醉枫林晚，娇靥红于二月花。”

上官飞霍然长身而起，道：“她呢？她不能来？”

红衣小姑娘抿嘴笑道：“公子且莫心焦，请随我来……”

李寻欢看着上官飞走出门，坐上了第二顶小轿，看着轿夫们将轿子抬起，他就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。

这些轿夫们一个个都是年轻力壮，行动矫健，第一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

但第二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却显得吃力多了。

同样的轿夫，同样的轿子，上官飞的身材也并不高，这第二顶轿子为何比第一顶重得多呢？

李寻欢立刻随着付清了酒账，走出了门。

他本不喜欢多管别人的闲事，更不愿窥探别人的隐私，但现在他却决定要尾随上官飞，看着他约会的究竟是什么人。

因为李寻欢总觉得他到这里来，必定和阿飞有些关系。

谁的事都可以不管，阿飞的事却是非管不可的。

这山村主要的道路只有一条，由官道岔进来，经过一家油盐杂货铺，一家米庄，一家小酒店和七八户住家，便蜿蜒伸入枫林。

轿子已走入枫林。

前面的轿夫走得很轻松，脚步也很轻快，后面的轿夫却已在流汗，因为他们抬的这顶轿子不但重，而且轿子里还在不停地动。

突然，轿子里传出了一声笑。

笑声又娇又媚，而且还带着轻轻的喘息，无论任何人，只要他是男人，听了这种笑声都无法不动心。

只有最娇、最媚的女人，才会发出这种笑声。

但轿子里坐的明明是上官飞。难道上官飞已变成了女人？

过了半晌，轿子里又发出一声销魂的娇啼：“小飞，不要这样……在这里不可以……”

然后就听到上官飞喘息着说：“我简直等不及了……你知不知道我多想你。”

“原来你也和别的男人一样，想我，就是为了要欺负我。”

“对，我就是要欺负，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被男人欺负，是不是……是不是……是不是？……”

喘息的声息更剧烈，但语声却低了。

“是是是，你欺负我吧……欺负我吧……”

语声越来越低，渐渐模糊，终于听不见。

轿子已上了山坡。

李寻欢倚在山坡下的一株枫树后，在低低地咳嗽。

“原来轿子里有两个人。”

其中一人自然是上官飞。

但一直在轿子里等着他的女人是谁？

那娇媚的笑声，那销魂的腻语，李寻欢听来都很熟悉。

他一向对女人很有经验，他知道世上会撒娇的女人虽然不少，但撒起娇来真能令男人动心的却不多。

他简直已可说出轿子里这女人的名字。

但他不敢说，因为他还没有确定。

无论对什么事，他都不肯轻易下判断，因为他不愿再有错误，对他说来，一次错误就已太多了。

他判断错一次，不但害了他自己一生，也害了别人一生。

山坡上，枫林深处，有座小小的楼阁。

轿子已在这小楼前停了下来，后面的轿夫正在擦汗，前面轿子那小姑娘已走了出来，走上了小楼旁的梯子，正在敲门。

“笃，笃笃”，她只敲了三声，门就开了。

第二顶轿子里直到这时才走出个人来。

是个女人。

李寻欢看不到她的脸，只看出她的衣服和头发都已很凌乱，身段很诱人，走路的姿态更诱人。

她的腰在扭着，但扭得并不厉害，女人走路腰肢若不扭动，固然很无趣，但若扭得太厉害，也会令人觉得恶心。

这女人扭得恰到好处。

她的步履也很轻盈，走得不快，也不太慢。

这种姿态李寻欢看来也很熟悉。

女人虽然都有两条腿，都会走路，但真正懂得如何走路的却不多，大多数女人走起路来不是像根木头，就是像只扫把。

还有一部分女人走路就像是不停地在抽筋。

只见她盈盈上了小楼，突然回过头来，向刚走出轿子的上官飞招了招手，才闪身入了门。

李寻欢只能看到她半边脸。

她的脸白中透红，仿佛还带着一抹春色。

这一次李寻欢终于确定了！

“这女人果然就是林仙儿！”

林仙儿在这里，阿飞呢？

李寻欢真想冲进去问问她，却又忍住，因为他不愿看到林仙儿和上官飞现在正要做的那件事。

他怕看到了会恶心。

李寻欢是个很奇怪的人。

他虽然并不是君子，但他做的事却是大多数“君子”不会做，不愿做，也永远无法做得到的。

他做的事简直没有任何人能做得到，因为世上只有这样一个李寻欢，以前固然没有，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。

是以世上虽有些人一心只希望李寻欢快些死，但也有些人情愿不惜牺牲一切，让他活下去。

夜已深了。

李寻欢还在等着。

一个人在等待的时候，总会想起许多事。

他想起第一次见到阿飞的时候……

阿飞正在冰天雪地中一个人慢慢地走着，看来是那么孤独，那么疲倦，但却宁愿忍受孤独、疲倦和饥寒，也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恩惠。

那天李寻欢并不寂寞，还有铁传甲和他在一起。

他不禁又想起了铁传甲，想起了他那张和善忠诚的脸，想起了他那铁打般的胴体……

只可惜他的胴体虽如钢铁般坚强，但一颗心却是那么脆弱，那么容易被感动，所以他活在世上，也总是痛苦多于欢乐。

想着想着，李寻欢突然又想喝酒了，幸好他身上常常都带着个扁扁的，用白银打成的酒瓶。

他取出酒瓶，将剩下的酒全部喝了下去。

然后他又咳嗽起来。

这两年他咳的次数似乎少了些，但一咳起来，就很难停止，他自然也知道这并不是好现象。

但他却并不忧虑。

他从来也不肯为自己忧虑。

就在这时，小楼上的门已开了。

上官飞已走了出来，自门里射出的灯光照在他身上，他看来比平时愉快多了，只不过显得有些疲倦。

门里面伸出一只手，拉着他的手。

晚风中传来低低地细语，似在珍重再见，再三叮咛。

过了很久，那手才缓缓松开。

又过了很久，上官飞才慢慢走下楼梯。

他走得很慢，不住回头，显然还舍不得走。

但这时小楼上的门已关了。

上官飞仰首望天，长长吸了口气，脚步突然加快，但神情看来还有些痴痴迷迷的，时而微笑，时而叹息。

“他是不是也被带入了地狱？”

小楼上的灯光很柔和，将窗纸都映成粉红色。

上官飞终于走了，李寻欢忽然觉得这少年也很可怜。

这世上有很多少年人不但聪明，而且高傲，但他们却偏偏总是最容易被女人欺骗，被女人玩弄。

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，大步向小楼走了过去。

小楼设计得很巧妙，是用木架架在山腰上的，旁边有条窄窄的楼梯，看起来很精致，也很新奇。

“笃”，李寻欢先敲了一声门，又“笃，笃”接连敲了两声，他早已发觉那小姑娘敲门正是这种法子。

“笃，笃笃”敲了三声后，门果然开了一缝。

一人道：“你……”

她只说了一个字，就看清李寻欢了，立刻就想掩门。

但李寻欢已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
开门的竟不是林仙儿，也不是那穿红衣服的小姑娘，而是个白发苍苍，满面皱纹的老太婆。

她吃惊地瞧着李寻欢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李寻欢道：“我来找个老朋友。”

老太婆道：“老朋友？谁是你的老朋友？”

李寻欢笑了笑，道：“她看到我时，一定会认得的。”

他嘴里说着话，人已走了进去。

老太婆拦住他，又不敢，大声道：“这里没有你的老朋友，这里只

有我和我孙女两个人。”

李寻欢还是往里面走，这老太婆无论说什么，他都好像听不见。

小楼上一共隔出了三间屋子，一间客屋，一间饭厅，一间卧室，布置得自然都很精雅。

但三间屋子里都看不到林仙儿的影子。

那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像是害怕得很，脸都吓白了，全身不停地发抖，躲在那老太婆怀里，眼睛瞪着李寻欢，颤声道：“奶奶这人是强盗么？”

老太婆吓得连话都说不出了。

李寻欢虽常常被人看成浪子、色狼，甚至被人看成凶手，至少却没有被人当做强盗。

他觉得有些哭笑不得，苦笑道：“你看我像不像强盗？”

小姑娘咬着嘴唇道：“你若不是强盗，为什么三更半夜闯到人家里来？”

李寻欢道：“我是来找林姑娘的。”

小姑娘像是觉得他很和气，已不太害怕了，眨着眼道：“这里没有林姑娘，只有位周姑娘。”

林仙儿莫非用了化名？

李寻欢立刻追问道：“周姑娘在哪里？”

小姑娘指着自己的鼻子，道：“我姓周，周姑娘就是我。”

李寻欢笑了。

他忽然觉得自己简直像是个呆子。

小姑娘似乎也觉得有些好笑，目中闪动着笑意，道：“但我却不认得你，你为何来找我？”

李寻欢苦笑道：“我找的是位大姑娘，不是小姑娘。”

小姑娘摇着头道：“这里没有大姑娘。”

李寻欢道：“这里刚刚没有人来过？”

小姑娘道：“有人来过……”

李寻欢抢着问道：“谁？”

小姑娘道：“我和我奶奶，我们刚从镇上回来。”

她眼珠子转动，又道：“这里只有两个人，小的是我，大的是我奶

奶，但她也早就不是‘姑娘’了，你总不会是找她吧？”

李寻欢又笑了。

他觉得自己很笨的时候，总是会发笑。

小姑娘道：“除了我和我奶奶外，这里既没有人来过，也没有人出去，你若是看到别人，一定是见着鬼了。”

李寻欢的确没有看到有人出去。

门窗一直都是关着的，也不像有人出去过的样子。

但他却明明看到林仙儿走进来。

难道他真的见着鬼了么？

难道从轿子里走出来的那女人，就是这老太婆？

老太婆忽然跪了下来，道：“我们祖孙都是可怜人，这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大爷你无论看上了什么，只管拿走就是。”

李寻欢道：“好。”

饭厅的桌上有瓶酒。

李寻欢拿起了这瓶酒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
只听那小姑娘在后面偷偷笑着道：“原来这人并不是强盗，只不过是酒鬼而已。”

第三十九回 阿 飞

月仍未缺。

山泉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条闪着光的银带。

李寻欢手里提着那酒瓶，瓶子里还剩下半瓶酒，夜很静，流水的声音在静夜中听来就像是音乐。

他沿着山泉，慢慢地走着，走得并不急。他不愿在天还未亮时就走到阿飞住的地方，免得惊扰他们的好梦。

他从不愿打扰别人。

但无论什么人，无论在什么时候来打扰他，都没有关系。

那老太婆，绝不是林仙儿改扮的。

林仙儿到哪里去了呢？

李寻欢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：“难道我已老眼昏花？”

月已落，星已稀，东方渐渐现出曙色，天终于亮了，秋已残，梅花已渐渐开放。

李寻欢忽然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，抬起头，梅林已在望。

梅林深处，已隐约可以望见木屋一角。

面对着这一片梅林，李寻欢似乎又变得痴了。

幽谷中的梅树虬拔如铁，妙趣天成，绝非红尘中的俗梅可比，但世上又有什么地方的梅花，能比得上自己家园中的梅花？

梅林旁，就是泉水的尽头。

一股飞泉，自半山中倒挂而下，衬着这片梅花，更宛如图画。

图画中竟有个人。

李寻欢也看不到这人的脸，只看出他穿着套很干净很新的青布衫裤，头发也梳理得很光很亮。

他手里提着水桶，穿过梅林，走入木屋。

这人的身材虽然和阿飞差不多，但李寻欢却知道他绝不会是阿飞，阿飞的样子绝不会如此拘谨，头发也不会梳得这么亮。

那么这人是谁？

李寻欢想不出有谁会和阿飞住在一起。

他立刻赶了过去。

木屋的门是开着的，屋子里虽没有什么华丽的陈设，但却收拾得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。

桌子的角落里张八仙桌，那穿新衣的少年正从水桶里拧出了一块抹布，开始抹桌子。

他抹得比孙驼子还要慢，还要仔细，看来好像这桌子上只要有一点灰尘留下来，他就见不得人了似的。

李寻欢从背后走过去，觉得他的背影实在很像阿飞。

但他绝不会是阿飞。

李寻欢简直无法想像阿飞抹桌子的模样，但这人既然也住在这里，自然一定是认得阿飞的。

他至少应该知道阿飞在哪里。

李寻欢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希望这人回过头来，他才好向他打听。

这人的反应并不快，但总算还是慢慢地回过头来。

李寻欢呆住了。

他认为绝不会是阿飞的人，竟然就是阿飞。

阿飞的容貌当然并没有变，他的眼睛还是很大，鼻子还是很挺，看来还是很英俊，甚至比以前更英俊了些。

但他的神情却已变了，变得很多。

他眼睛里已失去了昔日那种慑人的魔力，面上那种坚强、孤傲的神情也没有了，竟变得很平和，甚至有些呆板。

他看来也许比以前好看多了，干净多了，但以前他那种咄咄逼人的神采，那种令人炫目的光芒，如今却已不复再见。

这真的就是阿飞？

这真的就是昔日那孤独地走在冰雪中，死也不肯接受别人恩惠的少年？真的就是那快剑如风，足以令天下群雄胆寒的少年？

李寻欢简直无法想像，现在这身上穿着新衣服，手里拿着块抹布的人，就是以前他所认识的阿飞！

阿飞自然也看到了李寻欢。

他先是觉得很意外，表情有些发怔，然后脸上才渐渐露出了一丝微笑——谢天谢地，他笑得总算还和以前同样动人。

李寻欢也笑了。

他面上虽然在笑，心头却有些发苦。

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瞧着，面对面地笑着，谁也没有移动，谁也没有说话，可是两人的眼睛却已渐渐湿润，渐渐发红……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阿飞才缓缓道：“是你。”

李寻欢道：“是我。”

阿飞道：“你毕竟还是来了。”

李寻欢道：“我毕竟还是来了。”

阿飞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”

李寻欢道：“我是一定要来的。”

他们说话都很慢，因为他们的语声已有些哽咽，说到这里，两人突又闭上嘴，像是已无话可说。

但就在这时，阿飞突然从屋子里冲了出来，李寻欢也突然从外面冲了进去，两人在门口几乎撞到一起，互相紧紧握住了手。

两人的呼吸都似已停顿，过了很久，李寻欢才长长吐出口气来，勉强将自己心头的激动压下，道：“这两年来，你过得还好么？”

阿飞慢慢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很好，你呢？”

李寻欢道：“我？我还是老样子。”

他举起了另一只手上的酒瓶，带着笑道：“你看，我还是有酒喝，连我那咳嗽的毛病，这两年都好像已经被酒驱走了，你……”

一句话未说完，他又咳嗽起来，咳个不停。

阿飞静静地望着他，似已有泪将落。

突听一人道：“你看你，李大哥来了，你也不请人家到屋里坐，却像个呆子般站在门口，也不怕人家看了笑话么？”

语声美而媚，带着三分埋怨，七分娇媚。

林仙儿终于露面了。